

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资助丛书

村之毀

雨川著





作者简介

雨川，原名黄俊发，一九四〇年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在居林觉民中学接受教育。出版著作有生活的历程（中篇小说）、茁长（中篇小说）、埋葬了的鲜花（短篇小说集）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一九九一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目录

- ☐ 村之毁 1
- ☐ 平原上的故事 13
- ☐ 胶林深处 27
- ☐ 不出卖土地的人 49
- ☐ 卡玛的“拿西鲁玛” 67
- ☐ 远方的来信 73
- ☐ 追寻 81
- ☐ 列车上 87

村之毀

当拆村的命令颁布下来，老人闻后猝然晕倒，就此陷入昏迷状态之中了。

全家登时像一个被捣了的黄蜂窝，乱得一团糟。

老人其实神智还清醒，只是说不出话来。「这村拆不得！这村不会拆的！好好的一座村庄，为什么要拆掉它？为什么要移去新村？我要去找哈志普蒂，跟他一同去见红毛大狗，求求情，求他不要拆掉这个村！」

别人都看不到，但是老人却看见了。他看到哈志普蒂捐着一把猎枪，沙笼上围着一排子弹，站在他床前，对他微微笑着。在他身旁，还有仄务雅哈雅。仄务雅哈雅腰间挂着一把连鞘的长刀。

「阿伯，不用怕，我们两人还有在，那些捣乱份子就不敢来，这个村就不必拆了！」

是的，是的！老人见到他们两人，就信心恢复起来：这个村不必拆了。

是在光复后吧。日本投降了。红毛回来了。村里一些年轻人，纷纷蠢蠢欲动起来。刚放下的枪枝，都被挖掘起来，重新擦油，都乌亮乌亮的，像新的一样。他们都到村后树林里去练操兵。说什么打完日本鬼，现在要打红毛猴。老人的小儿子受了影响，有时也捐着一把木制的假枪，在屋后红毛丹树下立正，开步走，一二一二学操兵。老人那时很生气，连忙连绑带捆将他送去檳城二儿子处。但是，也许是潮流影响吧，小儿子总不肯好好学做生意。最后还失踪了。

「阿伯，你那个小儿子的行为要注意一下，不能让他学那些

每天进入树林的人的样！」哈志普蒂语重心长地对老人家说。

「我知道，我知道！」老人急急地说：「我一定要更严格的管教他！」

「唉！」哈志普蒂叹了一口气：「村里的一些人，跟战前的人不同了！」他的语气有点激动：「我们的双手，应该用来拿锄头、镰刀、胶刀；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力气用去砍大芭、种稻、割胶！为什么和平了，我们还要拿杀人的枪？」老人无意地瞥了哈志普蒂手中的猎枪，听哈志普蒂继续说下去：「如果可能，我要丢掉我手中的枪！我不要我的那五廊胶园长满茅草，让野猪老虎在里头做窝！」

那时候，时常可以听到枪声了。红毛兵来剿山。整车整车的兵进山去。村里的人有谁的儿子不在家的，或是有谁的丈夫还留在山里的，都心惶惶起来。行动不灵活的老太太都向天公上香了。小媳妇们抱着小娃娃倚在后门边一双眼睛不停地望向山边。她们都没心煮饭也没心掏奶喂娃娃。有时候，有血淋淋的尸体从山里被红毛兵像扛山猪一般地扛出来，扔在村里学校前的操场上示众。那些杀气腾腾的红毛兵要村里的居民来认尸。老人往往是头一个被请去辨认那是属于谁家的孩子。可是，村里的人都似乎有个默契。不论是阿猪看到死的是自己的儿子，或者阿狗看到死的是自己的弟弟，大家都忍住眼泪，一口咬定说不认识。等回到家里，才悄悄大家抱头大哭一场。然后暗地里烧些冥钱，给死者往阴间路上有路费。村里的人走的走了，失踪的失踪了，逃离的逃离了，剩下一些妇孺老弱，或者有点产业在这里的，还留在村子里。这些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

只有郭华最年轻。他是这里的小学校长，亦是老人的远亲，出身某名校。老人创办这间小学时，请他来主持校务。他初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教室，一个班级，一年级。学生有的比他更高大。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长得像山一样，可还读：「手、拍手、拍拍手；球、拍球、拍拍球。」那是和平初期。大家都有一种渴望：就是在废墟中重建家园。这村里也该有一间小学，让那

些在三年八个月战争岁月里头失去学校教育的孩子们学习认识一些字，好在将来记记账。老人是最热心的一个。他捐出了一间空屋子当校舍。校舍外面有一个广场，学校旁边有几棵红毛丹树。郭华就住在老人家里。食宿都由老人负责，不收分文伙食费。老人还坚持要收郭华做干儿子。郭华也就对老人「干爸、干爸」地称呼起来。老人有个长孙女，叫王留真，十六、七岁年纪了，老人也坚持要她上学，「现在世界不同，女孩子也识点字，以后才不会吃亏！」王留真是个幻想丰富的女孩，比她长不了几岁的郭华教她唸书或写字，她都要脸红半天。平时里见到郭华好像老鼠见着猫，可是心底却又是另一回事，巴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可以让她悄悄凝视郭华的脸。就算默默看着，也心满意足。

一年级、二年级、到了三年级。学校有了三个班级了。学校于是聘请多一位教师。她是杨珊瑚，槟华学生，十八岁听父命嫁了一个洋行书记，生了一个女儿。当洋行书记的丈夫搞上了一个舞女，从此不回家。杨珊瑚为了生活，只好将女儿寄养在自己母亲家里，独个儿来到村里教书了。

那时候，时局是一天紧张过一天。黄蜂型轰炸机一周一次来向山头俯冲轰炸，吓得班上几个家在山里的女孩呜呜大哭起来。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则紧捏拳头，一派血脉贲张的样子。哈志普蒂是在那个时候常来老人家里。「我们要多约束村里的年轻人，不要让他们受到外人的影响！」他们似乎还约法三章：「你约束华人子弟，我约束马来青年！」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唯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和平、安宁的日子好过！」哈志普蒂当然也认识郭华，他对郭华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教师，责任更加重大。你要好好教导你的学生，不要让他们走上歪路呀！」郭华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仄务雅哈雅要拉郭华加入他们的组织，郭华则以校务繁忙而推辞了。

住在山里的人，搬进村里来了。原本住在村里的却有一些搬到外地去了。村里的居民好像越来越少。老人为此而寝食难安。

郭华是他唯一可以商量的人。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郭华自己可也没有办法。今年开学初期，一年级有三十五个学生，二年级二十七个，三年级十九个，时局一乱，现在，一年级剩下二十一个，二年级十五个，三年级更惨仅剩五个，多少夜里，郭华悄悄和杨珊瑚商量：「如果局势继续变坏，学校恐怕会停办！」杨珊瑚红起眼眶，呜咽地说：「我还以为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发挥理想，过自力更生的日子。想不到这个希望又幻灭了！我的命为什么是这么苦呢？」郭华也不知应如何安慰她、鼓励她。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房外有声音。郭华警觉地打开窗口一看，他看到一张布满泪痕的脸孔，吃了一惊，连忙问道：「留真，为什么你在这里？」

王留真头一撇，低着头溜走了。第二天，任郭华如何跟她说说话，她都不瞅不睬，甚至，她将杨珊瑚当作什么大仇人一般地看待，几天后，眼看她消瘦下去。

村里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两个马来村民在树林里被人杀害了。引起全体马来人的愤怒。他们整天成群结队，带着巴冷刀，到山林里去寻觅凶手。他们这种行为，连哈志普蒂也劝服不住。他只好带着枪，到老人家里。「不用怕！有我在这里，他们不敢对你们乱来的！」哈志普蒂通过老人对所有的村民说。但是，他们终于将愤怒化为行动。住在村后树林里有两家人。一家住着一对磨豆腐的老夫妻和他们唯一的女儿。另一家住着一个胶工、他的老婆、三个儿女和一个年迈的父亲。当时时局，在不适合壮年人住在这里。这个胶工便先到渔村去投靠亲戚，并准备日后来带老父和妻儿到渔村去一同居住。是，他的理想，永远不能实现了。因为那一天夜里，来了一批凶徒，包围树林里的两家人。他们闯开了大门，见人就砍，然后放火烧屋。两家全部八口，只死剩三个。他们是磨豆腐的女儿，她当凶徒撞门时，拉开阿答墙壁，爬出屋外，躲在树林里。胶工的老婆，挨了一刀，拼命抱着最小的儿子，逃出屋外，躲在一条小河里。被河水浸了一夜，第二天，被人寻到她的时候，她双脚酸软，不能走路。

血债血偿。这是人类永远演不完的悲剧。为了阻止这种悲剧继续发生，哈志普蒂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他带领军警，将几个嫌疑份子全揪出来。这产生一定的作用。最低限度，可以阻吓一些蠢蠢欲动的人。

老人仍处在昏迷状态之中。郭华守在他的床侧，已经整个下午了。他此刻心里紊乱到了极点，好像一团乱丝，千头万绪，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到今天，王留真还是不肯开口跟他讲话。有时，看她痴痴呆呆对着屋外的红毛丹树发呆，真使人见了担心。郭华按忍不住地走到她身边，悄悄问：「留真，你到底那里不舒服，可以对我说吗？」王留真别过脸，转身走回自己房间里，碰的一声关上房门，躲在里头半天也不出来。郭华鉴于时局紊乱，劝杨珊瑚不如先回槟城去。但是杨珊瑚说：「不，我要陪着你，陪着你教完最后一课！」教完最后一课？课堂里谁还有心绪读书？以前最好最乖的学生，也一个个心神不属，时而问他：「老师，我们要读到几时？这里学校关闭后，我们又去那里读书呢？」郭华真不知如何回答他们。他只能沉痛地对他们说：「不用担心，我一定陪着你们上完最后一课！」最后一课！这个时限已到了吧？村将拆，这个学校还能存在吗？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从此将劳燕分飞，各奔西东了。以后会在那儿再见？这是谁也没有把握的事。只是，他的一番心血。他三年来的一番心血，还有一年来和杨珊瑚的感情，从此就如村后的小河，河水悠悠，尽被带走了。

「郭华！」

郭华吃了一惊。室内除他之外，只有处于昏迷状态中的老人。老人自从那天昏倒，就此未曾醒过。若非他还能发出重浊的呼吸，胸口还能一起一伏地鼓动着，他已经是和一具死尸没有两样了。刚才谁叫他？他向房内四周围看一遍，确定房内除了他和老人之外，再没有第三者了。难道，难道是老人清醒过来了？他有点惊喜起来。可是，经过一番仔细观察，老人还是跟刚昏倒时那样地躺在那里。除了断续发出重浊的呼吸声，和胸口规律不定

地起伏着，跟刚昏倒时没有两样。郭华揉揉双眼，再仔细观察一下。这时，除了发现老人乾瘪下去的脸庞上，多了两道泪痕，他又一阵惊喜起来，连声叫道：「乾爸，乾爸！」

「乾爸！」

郭华头一声叫老人为「乾爸」的时候，是他来这村上掌校的第二年。老人庆贺八十岁生日。家里筵开十多席，请遍全村的人。酒过三巡，老人特地站起身来，用宏亮的声音，当众宣布：「各位乡亲，今天我要向各位宣布一件大事，就是从今天起，我收我们的校长郭华为我的义子，现在我要当众给他一份礼物！」到来祝贺的宾客纷纷鼓掌起来。有些更大声地喝起采来。郭华就在众人的喝采声中，挣红着脸，郑重地上前向老人行了一鞠躬，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乾爸！」老人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了一封红包，让郭华接领。第二天，郭华发现红包里包着一百二十元。等于他两个月的薪水。

就是在那天晚上，筵席过后，老人意犹未尽，娓娓地跟郭华谈起他开辟这个村庄的历史。

时间又得拉回约三十年。那时候，老人才五十余岁。从中国南来，已有廿多年了，依然事业无成。一天，一个有钱的乡亲对他说：「我要去吉南那边建筑排店屋，要用到大量红砖，你去那边附近地方找个地方开一间砖厂吧！资金方面你不必担心！」这个天赐良机，老人岂肯错过。他收拾行李，带了仅有的两百元积蓄，就兴冲冲到吉南这个地方来。终于，他在离乡亲要建店两英里的这个地方，找到一片田芭，内有砖土。于是，他便通过当地人，跟园主接洽。那马来园主便是哈志普蒂的父亲，老哈志。他们一谈即合，老人是用很低的价格向老哈志买下那片田芭。以后，建窑、设厂的资金，就全靠那有钱的乡亲支持了。砖厂慢慢扩展，工人越来越多。老人烧出的砖，悉数卖给那乡亲去建屋。那时候，没有罗里。烧出的砖，就用牛车一车一车运载到两英里那个新市镇去。先有了砖厂，必有了住家，接着有人来这里开商店做买卖。老哈志为了要去麦加朝圣，索性将他所有的土地都卖给

老人。于是，老人又招揽人来开板厂、开陶器厂。当然，附近的森林开伐后，胶园工人也都陆续增加。于是，这里形成了一个小村庄。老哈志去麦加朝圣，死在麦加。哈志普蒂成了哈志以后，回来这里，要求老人拨一点土地让他居住。老人很慷慨地将村尾一片从老哈志手中买过来的约五廊的土地，全部拨还给哈志普蒂。这也就是哈志普蒂跟老人情谊深厚的原因。

三年八个月的战争时期，大家啃树茨过日子，这个村庄并没有解散。虽然也曾发生日本兵抓人打人杀人的事，可大家都还住得下去。战后，那股汹涌的浪潮，似乎要将这村庄刷平。老人寿庆过后，身体还硬朗得很。有一天他发现他最小的儿子跟山里的人有来往。当晚，就将他叫到跟前，不由分说，挥动藤制的拐杖就向他身上没头没脑地乱打。打了一顿以后，才气汹汹地向他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全家人都惊动起来。郭华更奋不顾身地上前护住老人的小儿子，一面劝老人息怒，一面对老人保证：「干爸，别生气，让我好好开导他！」

其实，老人的小儿子并不小了。二十来岁，长得很健壮。在槟城读过书。因为战争关系，逃回来村庄。战后，曾回去槟城继续求学。可不肯专心求学，常常跟着人搞风搞雨。在槟城的二哥管不住了，将他送了回来。回到村庄以后，他算是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还发动一批年轻人搞什么组织，常常进入山里，一去就好几天。为了他的安全，难怪老人要为他呕心沥血了。郭华也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劝服他，因为他也满肚子理论，可以跟郭华针锋相对。那天晚上，两个人辩论了一整个晚上，谁也不能说服谁。第二天，老人的小儿子又悄悄溜上山去了。几个月后，他再回来，被老人召集几个健壮的邻人，将他抓住，连捆带缚，送他去二哥处。可是，不上几天，他又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几个月前，哈志普蒂和仄务雅哈雅，同时被人枪杀了。有人看到他在村外出现。哈志普蒂和仄务雅哈雅究竟是不是被他枪杀的，谁也很难肯定。不过，哈志普蒂和仄务雅哈雅被人枪杀以

后，老人病了一场。从此，也不再那么健壮了。

哈志普蒂和仄务雅哈雅被人枪杀的那天晚上，郭华还在房间里批改卷子。他的房间有一个窗口，对着学校操场。大约八点多，他听到有几个人的脚步声，从他窗外走过。那几个边走边悄声说话：「就在这里好了！每天晚上他们必定巡到这里的！」接着便悄没声息。郭华也不以为意，继续批改卷子。

忽然，他听到「哒啦」几声步枪子弹上膛声，一连震耳欲聋的枪声就在学校操场旁的水沟边响起。他本能地吹熄桌上的煤油灯，即刻伏在地上。过了一会，又听到一阵脚步声在他窗口走过，有一道熟悉的口音：「得手了，走！」他正在疑惑那是谁的声音，有一个温暖、浑身颤抖的身体挤近他身边，用带哭的声音说：「吓死我了！」

郭华返身抱住这抖索着的身体，低声问：「瑚，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呢？」

「我也没事！」

第二天，村里当然好像捣了的黄蜂窝，一团乱糟糟的。肃清、追剿。村里又少了几个壮年人。他们肯定会被遣送回中国。村外残存几家散居的农户都被赶到村里集中居住。村的四周围也围起铁蒺藜。哈志普蒂的住家成了兵营，长期驻着一小队兵士。这场纷乱，足有半个月。老人也病了整半个月。在他能起床的时候，他要郭华扶他出去巡视村庄，来到哈志普蒂和仄务雅哈雅被枪杀的地点，地上两滩血迹，盖着黄沙，还没有全乾。

那次事件以后，村里又搬走几户人家。同时，拆村的谣言越来越炽烈。「拆村？拆掉这村庄？我们要搬去那里？不行！不行！太荒唐了！我不让人家来拆掉这村庄！我死也要死在这里！」老人坐在客厅的大椅子上，气喘吁吁地说。

老人的长子，此时回来家里居住。他本来住在砖厂旁边的工人宿舍里。老人不让他回家。虽然后期砖厂停顿了。砖窑被野草淹没了。老人也不许他踏入家门一步。「我绝对不许这种做了伤

天害理的人来沾污我的家门！」老人的这个长子，在战前就专不学好，吃喝嫖赌样样精，花掉老人不少血汗钱。到了沦陷时期，变本加厉，勾结日本宪兵部的暗牌，到处通风报讯，抓拿抗日份子，害死了不少人。后来，竟恃强强姦隔壁阿通伯的女儿。害得那才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当晚羞忿不过悬梁自尽了。但在那日治时期，大家虽然恨得咬碎牙齿，也奈何他不得。直到和平后，因为抗日军要找他算账，他跑去躲了一个时期。直到风声平息才又回来。老人是说什么也不让他回家。他命令媳妇不可以认他为丈夫。他命令孙女王留真不可叫他为父亲。他将这个长子，视如猪犬不如的东西。要不是村里发生枪杀哈志普蒂和仄务雅哈雅的事件。村外不可住人，村的四周围围起了铁蒺藜。老人才勉强让他回来。让他住在屋后过去养猪的猪寮里。虽然如此，老人仍旧不愿看他一眼，听他叫一声：「爸爸！」老人说：「看他一眼，会令我眼睛肮脏；听他叫一声，会沾污我的耳朵！在我的心目中，世界早已没有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了！」

现在，拆村的命令正式颁布下来。老人处在昏迷状态之中。老人的长子，可以大摇大摆，登堂入室了。

「妈！」多年来，这是他头一遭这样地称呼老太太。

老太太早哭肿了双眼，人也疲弱不堪。虽然她也十分憎厌这个「逆子」，恨他伤天害理。但在这非常时刻，多一个亲人来商量总是好的。何况这个人还是她的亲生儿子呢。

「村就要拆了，爸爸也要死了，他的后事要怎么办？」长子问。

「什么后事？」老太太莫明地瞪着他。

「爸爸的财产呀！这些田园有什么交代？」

村将拆。老人垂危。这个长子，此刻关心的不是村的安危、老人的安危。他所关心的，竟只是老人的财产、老人的田园的问题。

老太太当场怒火冲天，她大声说：「你滚出去！」

「好，我滚出去！」长子冷笑着：「我滚出去好了！看看村

拆了，爸爸死了，你们又要如何办！」

「老的呀，你要去就连我也一同带去吧！」老太太在老人床前悲怆地哭着。

老人当然听不到老太太的呼号。即使他能听到，也不能回答。郭华就是想不透，在这紧要关头，为什么老人的第二儿子不肯回来？他是不敢回来？抑或不愿回来？他只捎来口讯，要老太太将老人送去疗养院。老人此刻的情况，怎能再经舟车劳顿？恐怕他未到疗养院之前，就可能咽下他最后的一口气。老人的第二儿子，怕死？怕事？他在安全的地方，是个生意人，自然不愿亲身涉险。早在老人庆祝八十大寿时，他就劝过老人搬走，给老人痛斥了一顿：「这是我亲手开辟的地方，我看着她从无人居住的山芭，慢慢变成一个很多人居住的村庄。要我搬走？没那么容易！我要死，也要死在这里！」老人的第二儿子，当然也无法领会老人的心愿。他摇摇头。对老人收郭华为义子，竟跟老太站同一立场。他们不敢当老人面前表示反对，背地里，他们讥讽郭华：「这么大的年纪，还认别人做爸爸，简直不知羞！」

郭华不是不知羞。他是不愿拂逆老人的美意。自从他来这里主持校政以后，老人就把他当作家人般地看待，对他比自己的亲生爹娘还要好。何况，沦陷时期，他的父亲，被拉去建造死亡铁路，一去了无音讯，迄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那哭瞎了双眼的母亲，就靠唯一的亲姐姐奉养。他父亲失踪时，他正远在一个荒僻的渔村避难。和平后，他才感受到家破人亡的哀痛，但哀痛与事无补。他愿将他的学识，才能，完全地献给村里的学童。老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误解他，以为他是贪图老人的财产。这是他感到痛苦的地方，但他还可以不理睬这些误解，对这些误解他也不必辩解。他全心全意，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这个学校。可是，到了此刻，恐怕他要难遂心愿了！

「郭华！」

又有人叫他。

这回是真的有人叫他了。

叫他的人是老人的大儿子。

「什么事，大哥？」郭华恭敬地问他。

「你出来一下！」这个家中的老大命令道。

「什么事？」郭华又问。

「你出来一下！」

郭华只好离开老人的房间，走了出来。

老大也不再多说，就带着一个穿白衣身材高大的印度人进入老人的房间。

郭华正在错愕间，忽然有一双柔顺的手，抓住他的臂膀，焦急地说：「爸爸带那印度人进去公公的房间干什么？快进去看！」

这个情急的人正是王留真。她近乎不顾一切地推着郭华进入老人的房间。

房间内，那个穿白衣高大的印度人正对老大大声地说着话。

「不能，这种事我不能做！」

「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老大说。

「不！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干！」印度人很气愤地转向郭华和王留真、满脸严肃地说：「这个人，要我来代老人拟遗嘱。可是，老人此刻神智不清。他就要我按照他的意思假造一篇！这是犯法的事！我不能做！」说罢狠狠地朝老大啐了一口，大踏步走出房间，昂首望大门走去。

老大一脸没趣，狠狠瞪了郭华和王留真一眼后，跟着走出房间。

当老太太和王留真的母亲紧张地冲进老人的房间，郭华也不知要如何向她们解释。

村里拆屋子的声音开始此起彼落地响起来了。学校里没有半个学生。杨珊瑚不得不收拾包袱，离开这村庄了。

郭华送她上了巴士，回到老人屋里，只听得满屋妇女们呼天抢地的号哭声。……



平原上的故事

威北的那片平原，黄昏时的落日，总是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大圆盘，红艳艳的，将西边地平线以上的天空，烘得象醉汉的脸孔，一片酡红。收割后的稻田，禾秆残梗，在晚风中倔强地兀立着。稻田边缘的农舍，正炊烟缭绕，又是农妇们忙碌的时辰吧。连带着从海峡那边吹来的风，也忙个不休，将椰树的长叶，吹拂得象逆风而立的少女的长发一样。我在阔可通车的运河堤岸上独自步行着。黄土筑成的运河堤岸，经过一整天烈日的烤炙，岸面上布满一层黄泥粉。经风的挑拨，一阵阵向我迎面扑来。我褐色的长裤、白色上衣，都非本来颜色了。褐中带黄、白中带褐。更甚的是脚上那双运动鞋，染了一层厚厚的黄泥粉。在脚步的移动中，可踢出淡淡的黄色粉末。读了十六年书，到这里已经半年了，当一份砖厂书记的小职业，是大材小用，或是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必先……什么什么的？我不懂。我也不向这方面去探索求知。不是由于懒得去探索，或是出于无奈？运动鞋踢得运河堤岸泥粉飞扬，也是一种乐趣。

总其读了十六年书，得到一个不受政府承认的学位，自然无计为国服务。本已心如止水，就在家帮老阿爸割树胶，也可发挥所长。因为在出国之前，我曾经帮过老阿爸割过多年的胶。偏偏当你骑着老爷脚车，载着满车湿漉漉的胶片，吱呀吱呀在烈日当头的马路上回家的时候，遇着一些乡居父老，一个个都会瞪着眼睛，用一种不知是赞赏抑或是揶揄的口吻问你：“哗，大学生也去割胶，你真勤劳呀！”听后真使人啼笑皆非。

还有更多令人听了感到胃部收缩，口腔里好象有许多酸水要涌出来的话：“我家阿狗仔，当年读书常包尾，如今在城里开一